



荷塘丝语

◎冯周鼎

中元秋柳叶思纷

◎王嘉祥

中元节作为一个传统的祭祖节日,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深刻的情感表达。退休后的这些年,每逢此日,我总要回老家祭祖,借机拜访乡里乡亲。父母亲谢世后老家就断了炊烟,老宅多年空关着,我和弟弟妹妹,把居住在同村的姐姐家当成家。

姐姐姐夫虽都是80多岁的人,但身体硬朗,头脑清爽,父母亲的生卒年月都记得一清二楚。他们对清明节、中元节(农历七月半)、冬至和除夕,这些传统的祭祖节,保持着一种世代相传、绵延不绝的虔诚和敬畏,相信食物是人神沟通和传递信息的媒介,是给祖先寄托思念和祝福的途径。因此,把给老祖宗置办一桌丰盛的酒席当作头等大事。尽管这种传统家祭形式,当下已经蜕变成了“简约版”,但姐姐姐夫却多年守旧如新。

中元节是一年中继清明节后的第二个敬祖节,同样被他们视为重中之重。依着老人舌尖上的味道,他们几天前就已着手准备食材,父亲喜欢吃水煮的嫩糯玉米棒,姐姐早从绿色的玉米秆上掰下半篮子;母亲爱吃水蜜桃,姐夫一大早从大桃树上采下来后,藏在冰箱的保鲜层……中元节前一天,两个人骑着电动车赶到八九里外的搬经小镇,采购鸡鸭鱼肉,作为冷盘热炒的主料,又包了猪肉荠菜馅的扁食,摆了满满两筛子。一切准备就绪后,就站在庭院门前的桂花树下翘首以盼,期待我们在地工作的兄妹三个,都领着各自的儿孙们回来。

在加拿大多伦多留学的孙子,是个00后,今年四月初放假回国。他从书斋和百度里晓知炎帝、黄帝和蚩尤为“中华三祖”,但不知道我们王家的根在哪里?祖坟在何处?清明节曾带他回乡扫墓,是想让他懂得不管身处天涯海角,还是异国他乡,一定要牢记祖籍是中国,根植在江苏如皋西乡的高沙土里。中元节前,他发微信,让我

们回乡祭祖时,替他给先人磕三个头。身在异乡他国,不忘王家祖宗,孙子真的长大了,这让我非常欣慰。

依照老家的习俗,家祭都选定在中午,请列祖列宗入席摆在正堂的八仙桌就餐。姐姐先摆上四盘八碗,然后点燃高香银烛,斟满陈年老酒后,依照辈分大小,大家依次跪拜磕头。姐夫蹲在化宝盆旁边,低着头焚烧纸钱,“风清气爽日初斜,冥币成灰追晚霞。”纸钱和冥币化成的灰烬四处飘散,如一只只黑色的蝴蝶在空中飞舞。这个只有在教科书和影视剧里才看到的画面,真实展现在眼前时,还是让子孙们感到新奇。

我家的祖坟在老宅前方不远处,一个叫贰拾亩园的古土。打小就听爷爷说,祖坟骑在龙脊背上,是一块风水宝地,经年累月护佑着王氏子孙后代平安,家族兴旺发达。所谓的龙原本是意向性动物,存在于人们的崇拜和追捧中。西乡的高沙土下哪有什么龙脊?只是老祖宗对自然界的敬畏和心理依赖而已。

每年中元年,王家后代总要如城、南通,或泰州、上海等地相继赶回家,午饭后带着祭品,陆续聚集到了贰拾亩园。大家先动手除草、修坟,而后,老老小小一起向祖先行族礼。此时,村前庄后的原野上,传来一阵又一阵的鞭炮声,空气中弥漫着对祖先的缅怀和挂念……

“中元秋柳叶思纷,忆念亡亲托暗云。”我伫立在父母亲坟前,耳际响起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的诗句:“小时候,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,我在这头,母亲在那头……后来啊,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,我在外头,母亲在里头。”眼前幻出母亲慈祥的笑容和父亲脸上无奈的神情。返程路上,我静静坐在车内。想想家乡的过去,瘦得如同一只乌鸡,改革开放,斗转星移,如今变成了金凤凰。追思先人,犹似“斑竹一枝千滴泪”;喜看今朝,恰如

“红霞万朵百重衣”。

想起去年清明节回乡扫墓,偶遇儿时的一个伙伴,他在香港大学执教30多年,定居超过50余载。当他也成了八旬老翁后,经不住乡愁的苦苦煎熬,终于携爱女回来寻根问祖。半个多世纪的风云变幻,他家的阳宅和阴宅均已不复存在。经村上老人回忆指点,他率后代面朝有他祖坟的一片麦地,虔诚地点燃三炷高香,又是磕头又是烧纸,然后捧起一抔黄土,用红绸布包裹着揣进了怀里,才恋恋不舍地上了车。回到香港不久,他就去世了。临终前嘱咐女儿,一定要用那包黄土做一只枕头,放在他的灵柩里,让他枕着故土,梦回故里。

于是,我想,故乡是什么?故乡就是年轻时最想离开,年老时最想回去的地方。

央视“记住乡愁”栏目片首曲有词:“乡愁是一碗水,乡愁是一杯酒;乡情是一朵云,乡情是一生情。”扫墓祭祖,慎终追远,是华夏民族的优良传统,是五千年中华文明的血脉传承。

据雒文化学者研究考证,曾被赶到深山老林里去的苗族同胞,将九州中的大扬州视为故乡,死后棺材头都朝向东方;作为游牧民族的欧洲斯拉夫人,向东迁徙的成了东斯拉夫人,分布在俄罗斯、白俄罗斯和乌克兰;向西迁徙的成了西斯拉夫人,分布在波兰、捷克和斯洛伐克;向南迁徙的成了南斯拉夫人,分布在原南联盟所属6国,但遍布欧洲的斯拉夫人,都不忘黑海北岸是他们民族的根;生活在北极圈内外,即从西伯利亚、阿拉斯加到格陵兰的因纽特人,靠在雪地上打猎和海上捕鱼为生,但他们始终不忘自己是亚洲蒙古人的后裔。

据此可言,寻根问祖,既不分种族,也不分国籍。

“我是谁?我从哪里来?我要到哪里去?”这个柏拉图的人生“三问”,至今没有标准答案,总在拷问每个人,交出各自的答卷。

芭蕉扇中的往昔

◎蒋春昇

岁月
流金

近日,每天上午在曹顶纪念公园吹奏萨克斯的古稀老人朱进平老师,竟慷慨大方地给每一位吹友赠予了一把精美折扇。当我接过这份特别的礼物时,不知为何,竟情不自禁地随口轻轻吟起了那首极为熟悉的童谣:“扇子有凉风,日夜在手中,有人问你借,等到八月中。”一下子勾起了我对于儿时那芭蕉扇的无尽美好追忆。

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南通城,每逢炎炎夏日,家家户户几乎都离不开那把显得质朴又简单的芭蕉扇。它不仅仅是大人们用来驱散炎热的得力之物,更是孩子们在嬉戏玩闹过程中的快乐之源。

每当有崭新的扇子进入家中,母亲总会极细致地将其放置在那清澈无比的水里进行一番精心洗涤,而后再用热水仔细烫过,等到晾干后,又会小心翼翼将其压平。为了防止扇子出现磨损,她还会找来长长的窄布条,沿着扇边极其耐心地一针一线认真缝上,仿佛是在给这平凡无奇的物件增添上一份别样的温情与耐用性。而孩子们呢,则有着独属于他们自己那别具一格的“个性化”手段——他们会把铁钉烧得炽热滚烫,随后就在扇面上烙下《扇子谣》的歌词,甚至还会刻上自己的名字,那份纯真的乐趣,时至今日回想起来,依然倍感温馨与亲切。

那时,我家居住在友谊桥东道的灰地巷内,巷口便是南通通往金沙的那条马路。每到夏日傍晚时分,邻里们都会不约而同地走出家门,纷纷汇聚在金通路旁。大人们手中紧握着芭蕉扇,谈天说地;孩子们则是以扇作剑,追逐嬉戏,欢快地哼唱着那首耳熟能详的《扇子谣》,欢声笑语就这样充斥着整个狭小巷子。有时候,孩子们会相互用芭蕉扇给对方扇风,你给我扇十下,我给你扇十下,轮到谁的时候就会竭尽全力,满心期待能一口气顺利完成。有时,不但没被扇得凉快,反而头上还冒出了一串串汗珠。最令人捧腹大笑的是,孩子们会整整齐齐地排成一列,对面站着一个手持芭蕉扇的孩子,他从第一个开始,依次为每个小伙伴送去一丝清凉。他们一边摇着扇子,一边欢快地唱着:“一人扇风二人凉,二人扇风三人凉,三人扇风四人凉。”然而,当歌词唱到“四人凉”时,扇风的孩子会调皮捣蛋地改唱成“死人凉”。此时,排在第四位的孩童立刻就会意识到自己成了大家玩笑的对象,便会笑着扬起自己的芭蕉扇,轻轻地拍打那位调皮的扇风者。这样的场景总会引发一阵又一阵的欢声笑语,那童真的快乐就如同那轻盈的气息一般,在夏夜空气中悠悠飘荡着。在这一瞬间,那扇子已不单单只是消暑器具,更成为连接邻里间深厚情谊的一条牢固纽带。

在夜深人静、难以入眠时,是母亲用她那无比温柔的双手,轻轻摇动着芭蕉扇,为我赶走夏夜的闷热与蚊虫。伴随着母亲轻声哼唱的《扇子谣》,我渐渐沉入了梦乡,等到醒来时,总能看到母亲依旧守在我的身旁,虽然她已显得疲惫不堪,但那手中的扇子却从未有过停歇。现今回想起来,那温暖且细腻母爱仿佛化作了一缕轻柔无比的风,依旧在我的身边悠悠环绕着。

如今,空调已成为夏日避暑的首要选择,而那把曾经伴随我们度过无数个炎炎夏日的芭蕉扇,却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。然而,每当回忆起那些在芭蕉扇下度过的悠悠岁月,心中总会涌起一股难以言表的温暖与深深怀念。那些关乎亲情、友情以及童年的美好记忆,就如同那把永不褪色的芭蕉扇一样,铭刻在心间,永不磨灭。

心窗
片羽